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
第七回 譜新聲藕香講音律 驚識語婉姐弔殘紅

卻說寶珠去後，婉香因昨夜病後疲倦，便自睡了一會兒。醒來用了晚膳，還不見寶珠回來，因喚愛兒去看。一會愛兒回來，說三老爺正在那裡高談闊論，和陸師爺講究時事，三爺和二爺都站著聽講，光景還早得很呢。」婉香聽說，便道：「那就不等他罷，叫仇老媽把腰門上了鎖，我睡了。」愛兒答應出去。婉香便自睡下。及至寶珠進來，時已二更，見腰門已經上鎖，知道婉香已睡，便也自睡去了，一夜無話。到了次日，寶珠起來，便同了婉香到西正院秦珍處來。秦珍已早出去。藕香見寶、婉二人進來，便迎出來，道：「婉妹妹怎早起來，穿這點衣服，不冷嗎？」婉香道：「我裡面穿著小緊身兒，所以不冷，寶兒起來了麼？今兒不是要出門去嗎？」藕香道：「可不是，他還睡著不肯起來呢。」說著看看寶珠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倒梳洗好了。」

寶珠笑笑，便同走進院子裡面，寶兒已早聽見，隔著圍屏問道：「可是寶叔叔來了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你還不起來，我一個兒去了呢。」寶兒裡面喚道：「好叔叔，等我會兒，我起來了。」

寶珠應著，便和婉香同到藕香外房坐下。秦珍收過的丫頭銀雁，便送上茶來。藕香親自送了一盞與婉香，婉香接著喝了口，放下道：「大嫂子近來做些什麼事兒？」藕香道：「也沒什麼消遣，前兒沒事，把趙秋&的《葬花曲》兒編了套工尺，在這裡和珍爺商量，想把它全本子編出譜來，倒好玩呢。妹妹空了，好來替我正拍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這音律的工夫，我那及得上大嫂子一半，大嫂子打定了，自然字字合拍。」寶珠早聽得高興，便向藕香索看，藕香笑道：「我不給你看，你前兒譜了套《長恨歌》的工尺，便奇貨可居的，你要我的工尺，你只把《長恨歌》的譜兒和我掉。」婉香道：「大嫂也犯不著問他要，你要那個兒，我比他的譜兒還准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真是逢蒙殺羿了，我教了你，你倒說比我准，不講別的，你吹那『忽聞海上有仙山』那句，你便飛不起，你只有『天旋地轉』的那一段兒，比我吹得淒楚些罷了。」藕香笑道：「住了，你給我少吹點兒罷，你道我沒有你的譜兒，我吹不來麼，我吹你聽。」說著便向壁上卸下一枝笛兒來。寶珠奪住道：「大清早起，不吹罷，回頭傷了中氣，不當要的。我知道嫂子的譜兒比我好，所以我不敢拿給嫂子看的。」藕香笑了笑，便將笛子放下道：「偏你有這些講究，什麼中氣不中氣。」婉香道：「這倒是正經，大嫂子以後要少吹才是。即便愛聽，只不妨教丫頭們吹著，自己拍拍曲子倒很好。」說著，寶兒已跑進來，接口笑道：「拍曲子，請我來呢。」

寶珠見他只穿一件大紅白繡的緊身短襖，下面穿著松花綠的小腳#子，一雙小小的鑲鞋，手裡拿著塊元色白繡帕兒，笑嘻嘻的站在面前。寶珠道：「你不要凍了呢，快穿件襖去。」寶兒搖搖頭道：「不冷，我去洗了臉兒再來。」說著便又出去。婉香道：「大嫂子你瞧，他們兩個，倒像一對兄弟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人家也都這麼講，不曉得的，哪裡瞧得出他是位姐兒扮的。」藕香笑道：「不是前兒婉妹妹來的時候，也還只說你也是女孩兒扮的呢？」婉香聽了自覺好笑。寶珠也笑道：「可不是，姐姐不信，還看我的耳墜呢，見沒穿過眼兒，才信我是真男孩兒呢。」婉香紅了臉道：「你又嚼呢。」藕香笑笑。寶珠知道婉香不好意思，便拿別的話搭訕過去。

一時寶兒已梳洗完了進來，穿著件與寶珠一樣的粉紅繡百蝶的箭袖，頭上戴著束髮紫金冠，腳下穿著小小的靴兒，笑嘻嘻的向藕香道：「奶奶看，就這樣好麼？」藕香笑道：「你看見你寶叔叔，今兒戴紫金冠，你也眼熟了。」寶兒笑道：「這是媽媽給我裝扮的，說要和寶叔叔一個樣兒，才叫人看著不單疼寶叔叔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可是他奶媽給他裝扮的麼？」藕香道：「正是呢，那老婆子比我還疼他呢。」寶兒笑道：「我說媽媽也沒什麼疼我，便是爺和奶奶、太太也不真疼我呢。」藕香笑罵道：「反了，你說誰疼你來！」寶兒笑指道：「最疼我的只算寶叔叔和婉乾娘。」藕香笑道：「那麼著，你以後便跟著寶叔叔和婉乾娘去，好歹不問我罷。」寶兒一頭撲向藕香懷裡，嗤嗤的笑。藕香道：「癡兒又瘋了，你瞧，這紫金冠兒攪壞了。」寶兒便站起來道：「奶奶替我修好了。」

藕香便將楊梅球兒整整，道：「好了，吃過點心沒有？」寶兒點點頭道：「吃過了。寶叔叔吃過沒有？」寶珠說吃過了，寶兒便說要去。寶珠站起身來道：「咱們是該去了。」說著，便牽了寶兒的手，同藕香、婉香走出院來。老媽子早傳伺候出去。藕香同到院子門口，便和婉香站住道：「你去替我請葉老太太的安，今兒想來總回不來了，寶兒交給你罷。」寶珠滿口答應，便帶著寶兒和寶兒奶媽及丫頭玉簪、翠翹出了院門，到二廳上見已歇著一乘官輿，小廝花農、鋤藥，家人來貴、許旺、張壽、沈順等都已齊集。便和寶兒同坐一轎，轎班抬著，出了大門，一行人逕往葉府去了。

卻說這葉府，乃是此地有名的富家，這葉大人便是葉冰山，年不過四十多歲，他父親早已謝世，老太太尚在，今年六十歲了。他大夫人便是袁太史的妹子，與秦文是個連襟。二夫人姓羅，名四姐。三夫人姓蘇，名晚蘭。四夫人姓陸，名姐姐。五夫人姓朱，名賽花。六姨娘姓楊，名小環。七姨娘姓尤，名月香。八姨娘姓吳，名閨仙。大夫人生下三子，長名用，次名赦，三名魁。三夫人生的小姐，便是軟玉。五夫人生的小姐，便是蕊珠。

這葉冰山是極愛熱鬧的，一年到頭，不是給這位夫人做生日，便是給那位姨娘慶生辰。三位公子是生就的紈袴心性，從不曉得念一句什麼書，不是打馬弔，便是挾妓飲酒。那葉冰山也不管他，打算到長成了，花那麼幾兩銀子給他個大大的官兒出去便了。這幾位夫人卻都生得極好，內中楊小環和尤月香為最，次之朱賽花和蘇晚蘭，所以分外得寵。兩位小姐又生得千嬌百媚，是老太太最憐惜的。

這日老太太生日，那葉冰山便大開筵席，滿城官府齊來慶賀，一連忙亂了幾天，到第五日，才是親戚慶賀。所以柳夫人和美雲便在第五日上過去，那寶珠去的這日已是第六日了，便覺清靜好些，只幾家子至親，尚住在府裡。這軟玉、蕊珠兩人是素來和寶珠好的，見寶珠來了，少不得留住幾天，一番熱鬧，自不必說，這且按下。

且說婉香自寶珠去後，連日少興，又聽說葉家因柳夫人愛看戲，連日叫自家府裡班子，唱演新戲。軟玉姊妹又將寶珠留住不放，知道沒十日八日，定轉不過來。自己也樂得清靜幾天，便不是找藕香拍曲，便是和麗雲下棋。綺雲、茜雲也天天見面，倒不覺冷靜。這日早起，見窗外的桃花都已殘謝，堆得滿地都是花片，看兩個蝴蝶兒款款在地上飛著，滿院子靜悄悄的沒些人聲。那日光照在窗上，覺得暖烘烘的，人又似昏昏沉沉的，沒些聊賴，便獨自靠在欄杆上，看著兩隻蝴蝶兒飛來飛去。出了會神，不知不覺心裡有所悵觸。

忽架上鸚哥叫道：「寶珠你來了嗎？」婉香忙向迴廊上一看，並沒個人，心裡忽然的跳了一下，便慢慢的到房裡窗口書桌上坐下。

見銀雁手裡拿著一件物什，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姐兒怎獨自在此，兩位春姐姐哪裡去了。」婉香便站起來道：「他們見沒事，便逛去了。你奶奶好嗎？爺在家麼？」銀雁道：「爺回來了，陸師爺送了十枝筆，十盒紋金箋，奶奶看了歡喜，叫我拿來轉送姐兒的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那麼你們奶奶怎麼不留著自己用，我也用不了這些。」說著，便接了過來，看是十枝湘妃管的兔毫小楷，十匣淺色金花箋子，便擱在案上。向銀雁道：「你替我謝謝奶奶，倘奶奶閒著就請過來。」銀雁答應著去了。

婉香便拿出張箋子，鋪在桌上，又將新筆撿了一枝，便移過硯台，一手磨著墨，一面看著箋子花紋，見畫的是林黛玉葬花圖，便呆呆的看著。

忽外面一陣笑聲，抬頭看是麗雲和綺雲兩人，牽著手，站在右首游廊上，向地下不知看什麼。婉香站起來向窗外看時，見茜雲蹲在地上，一手揪著一個貓，地下擺著個蝴蝶兒，欲死不死的，茜雲在那裡叫貓吃。婉香忙走出來道：「四妹妹，你不怕罪過嗎？」麗雲回過頭來，看見笑道：「這蝴蝶的救命王來了。」茜雲對著貓兒道：「快吃呀，再遲一會兒吃不成了。」抬頭見婉香已

到面前，連忙捧著貓向外逃去。猛的藕香進來，剛剛撞個滿懷，險些撞倒。茜雲一看是藕香，便笑道：「大嫂子，快幫我呢，婉香姐姐要打我的貓。」藕香笑說不怕，我在這裡，你把貓交與我。茜雲不肯。猛聽見後面婉香的笑聲，便捧緊了貓，丟下藕香往備弄裡逃去。

藕香喚道：「茜妹妹慢慢的走罷，婉姐姐不來呢。」茜雲卻聽不見，一直的跑出去了。

藕香見他去遠，便走近游廊，見婉香手裡擎著個蝴蝶兒，低著頸子在那裡對蝴蝶吹氣兒。麗雲在一邊笑他，綺雲也站在身邊嗤嗤的笑。藕香走近笑道：「這蝴蝶哪裡撲來的？」婉香回頭看見，笑道：「誰撲它呢？你只看麗妹妹手裡拿的什麼？」藕香見麗雲手裡拿著把川金扇兒，便道：「今兒拿扇子也太早了，光景這蝴蝶兒命該如此。」麗雲笑道：「哪裡是我用扇子撲的，它自己飛到綺妹妹身邊去，他拿帕子撲了一下，它便跌在地上，飛不起來。茜妹妹剛捧著個貓來，便搶了去要飼貓吃，卻好那貓也知趣的，死也不肯吃，便引出這救駕的來。你瞧這個樣兒，還能活嗎？」婉香笑道：「哪，這翅膀兒不是動了嗎？」麗雲撇手一抹道：「這有什麼攪不清的。」婉香吃了一驚，正好這一抹，那蝴蝶兒便趁勢飛在綺雲頭上。婉香用手去拿，那蝴蝶兒便翩翩的飛了去了。婉香不禁失笑。麗雲便一手牽了婉香，一手牽了藕香道：「咱們站了好會了，也不請我坐坐去。」

婉香笑道，便也拽著綺雲一起走進中間，到了房裡，見桌上擺著紙筆。麗雲笑道：「你又做詩嗎？」婉香笑道：「哪裡，我剛想寫幾句兒，被你們打斷了。」麗雲笑道：「那我便去好嗎？」藕香一把扯住道：「可又來，你給我好好坐著，這樣的好天氣，咱們不尋點兒事情做做，也太覺辜負了。」說著，便各坐下。婉香便喊茶來，只有愛兒應著。

麗雲道：「怎麼寶哥哥不在，這屋裡便冷清清的，春妍和笑春呢？」婉香道：「他們見太太不在，便逛園子的逛園子，望姐妹的望姐妹去了。」麗雲笑道：「這些丫頭們，太沒規矩兒，倒比咱們寫意呢。今兒這麼好天氣，咱們也該尋點玩兒樂樂才是。」藕香道：「我也這麼講，咱們不如聯幾句詩倒也很有味兒。」婉香道：「聯名沒什麼意思，倒不如各人做一首，弔這落花兒，可不好。」

藕香、麗雲都說很好。婉香便又拿出幾張箋紙，分與三人，各人便自思索起來。一時愛兒送上茶來，婉香接了，喝了一口，便拿起筆來寫了。麗雲見他動筆，走過來看，見寫道：

豈是尋芳到已遲，都應花自負花期。

麗雲便道：「好一個起句，這樣寫來，才不落人的窠臼。」藕香、綺雲聽見，便也走過來看他，接著寫道：

空澆一夜招魂酒，難乞三春續命絲。

好月已無含笑影，東風猶妒可憐枝。

藕香看看，說：「好，這真才是弔落花，不是詠落花呢。」見又寫道：

從來好事多磨折，造化機緘即此知。

藕香不禁歎了一聲，見他又寫道：

韓虢妝殘寵亦稀，嬌魂不悟此生非。

東風有願來何急，流水無情逝不歸。

麗雲看到這句，不禁嗤的一笑。婉香回頭道：「怎麼，不好嗎？」麗雲搖頭兒道：「不是說詩不好，我問你這流水一句，是指誰的？」婉香道：「我總只弔這落花，那裡有什麼比興呢！」麗雲笑道：「好好，你寫下去。」婉香便不理會，寫道：

搖動美人千日思，破除嬌鳥一群飛。

可憐釀得春如許，彈指輕銷一寸暉。

綺雲看看，只是點頭說好，藕香也不住贊歎。婉香想了想，又寫道：

樓台十二總淒清，兩兩風風不肯晴。

初見已鐘今日恨，重逢難訴隔年情。

麗雲看了這兩句，不禁叫好。婉香又寫道：

高枝黃蝶銷魂去，野草青蛙得意鳴。

憐爾為花猶命薄，況儂更是可憐生。

婉香寫著，不禁眼圈一紅，便疾筆寫道：

三千世界鏡中天，愁浣紅香又一年。

無塚不驚埋豔質，有金何計贖春妍。

須知妒女才銷恨，卻使家童也見憐。

拈向靈山歸一笑，好從迦葉問前緣。

年年錯用一春心，花落花開感不禁。

莫賀疏林能結子，只愁芳樹易成蔭。

春從杜宇聲中盡，愁向黃梅雨後深。

二十四番風信裡，一宵何只值千金。

此日漂離悟劫因，春婆夢醒黯傷神。

芳容自分無三日，薄命生成只一春。

綺雲看到這兩句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呀！二姐姐，你怎麼做出這樣的句子來！」

藕香也道：「詩句果然好極，只是說得忒衰頹些，妹妹年紀正輕著，雖則弔落花的詩，果然要悲切些，才合這弔字的題面，但也不可過於這樣，以後妹妹用意總要開豁些才是。」婉香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意思，寫寫便寫出許多傷心來。」麗雲道：「這也難怪姊姊傷心，總之這些話，那不曾傷心過的人，再也講不出一字來，叫我們便做不到這樣悲切。姊姊是沒了爺媽的，所以不拘什麼事情，總覺得自己苦惱，便起了自己憐自己的心，說說便又自己想自己，不知道日後要那樣的好。」

婉香聽了這話，卻句句打在自己心裡，不知不覺便滴下淚來，滿紙上都濕透了。綺雲道：「都是姊姊，說說又說起婉姊姊的苦惱來了。你瞧，這紙上都濕透了，叫他怎麼樣寫呢。」藕香道：「不做罷，咱們原想尋開心的，婉妹妹又傷起心來，咱們不如談談罷。」婉香收了淚道：「我也沒心做了，擱著罷。」麗雲笑道：「本來原說一家一首，你偏要奪第一，把所有的話頭都講盡了，叫人家不好做的意思，這也是天不容你，叫你自己傷心起來，做不出，便也只得歇了。好好，讓我來續下去罷。」說著便拈起筆來寫了一句：

細雨獨滋金谷草。

婉香揩了淚，撇手奪過筆來道：「誰要你這狗尾續上去。」說著早接上一句道：

暖風不醉玉樓人。

麗雲笑道：「我也是這一句，可見所見略同的，你說我的是狗尾，你怎麼又不出我的意見，那你這付心腸便是狗心腸了。」婉香聽得好笑，便道：「這會子隨你放刁去，回頭我問你誰是狗呢！」麗雲道：「你有本領，你換一句別的，才算你是大才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這有什麼難處。」說著便要下筆。麗雲道：「且慢，你這句我料得到，讓我先和大嫂子說了，你再寫。你能不被我料著，我才服你。」說著便向藕香耳語道：「你瞧他寫什麼，你便講我早說是這個。」藕香嗤的一笑，點點頭兒。麗雲便靠在桌上，含著笑道：「我和大嫂子講了，你快寫，我瞧。」

婉香正要寫，麗雲嗤的一笑，婉香心裡想道：「我若寫了，又是他心裡想到的，可不是被他笑話麼，倒不如不寫。」便向藕香道：「我認輸罷，他講的是什麼一句。」麗雲道：「嫂子別告訴他，讓他自己想去。」

婉香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全掛子用的詐術，只『暖風不醉玉樓人』一句，哪裡是你想到的，你不過見我寫了，故意這樣講，便再改一句，你也總說是你想到的。我費著心思來給你笑話麼！你這種狡猾法子，少到我這裡來使罷，你果然有了句子，我便認輸，你寫出來，我瞧。」說著，麗雲忍不住笑了。

藕香也笑道：「好嗎，麗妹妹，我講你猜不到他，他倒能猜到你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可不是嗎，還強嘴呢，這會子我又要寫了，你又好說是你想到的了。」麗雲笑著來看，見婉香寫道：

可憐同此漂零況，生世無非暫寄身。

深巷無聲雨一樓，

麗雲道：「這起句出色，這真正是我想不到的。」綺雲道：「這一句卻與細雨暖風兩句一樣深刻。」藕香點點頭。見婉香又寫道：

光陰如水去悠悠，塵緣盡處原無我。

藕香道：「這句頗像禪語，真正越做越出神了，對句倒難呢。」婉香想了想，便寫道：

世事看來只有愁。

寫了這句，便向麗雲道：「怎樣？」麗雲笑道：「我看來也有些偏見，不是至言，你看世事都只有一個愁，我倒看來只有個情哩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你總不肯說一個好字，罷罷，我不做了。」麗雲笑道：「我倒有兩句在這裡：

怪底繡囊容易盡，憐他彩筆等閒休。」

婉香聽了便笑道：「你講我做不出了麼？我再做十首給你瞧，這種句子也算得到落花詩上去麼？」麗雲笑道：「怎麼算不得，我拿兩個花字旁襯，難道丟了題面不成！」

婉香笑道：「隨怕什麼，便狀元卷子抄來的，我也不用。」說著，便把他兩句勾了，另寫道：

夢醒繁林能解脫，魂依芳草悟浮休。

天涯相遇多相識，一樣漂離恨旅遊。

婉香寫到此處，覺得詩思似潮湧的一般，便不住筆一直寫下道：

年年淪落恨迷津，已隔菩提第幾塵。

廿四風前如昨日，三千雨後不成春。

六朝金粉空中色，一代繁華夢裡身。

夜夜子規啼血盡，總為花果話前因。

麗雲看一句叫一句好，只見婉香又寫道：

天不由人信有之，等閒何必媚封姨。

人生搖落都如是，夢醒姻緣獨有誰。

藕香看著不禁點頭歎息，走開來高聲吟這兩句，又走近來看婉香接著寫道：

富貴也終歸此局，文章空自說今時。

風流回首都無覓，值得騷人幾句詩。

婉香寫畢，便放下筆道：「可憐可憐，我這心酸了，做不得了。」麗雲便移過箋子，同藕香、綺雲從頭吟了一遍，都說極好。婉香自家也看了一遍。

剛在議論，見春妍和笑春進來道：「大奶奶和兩位姐兒都在這裡，三爺回來了，剛往東正院裡請安去來。」藕香道：「太太回來了麼？」笑春道：「太太還未呢，賽姐兒卻跟三爺回來了。」麗雲聽說，便和綺雲先回東府去了。這裡藕香略坐一會，也便去了。這正是：

閒中未必身無事，忙裡拈來筆有神。